



小巷(局部)

油画

◎陈二夫

相约潮汕

◎叶娟

过冬,适合于南方,也总是回忆满满。时隔3年,“小伙伴”群又一次出发,继续为那特有的欢乐记忆增加素材,一如洞察了季节无情而不肯就范的大雁,不惜远行万里也要去寻找春天。

放下行李,华灯初上。汕头的美食隐隐地诱惑着我们。

牛肉火锅当仁不让拿下第一顿。负责做攻略的小伙伴精挑细选了一家百年老字号。吊龙伴、匙仁、匙肉……一盘盘名字陌生的肉,经过特制的汤底一滚,怎一个嫩字了得。每细细咀嚼一下,获得感浪潮般席卷全身,把所有的鸡零狗碎扫得一干二净。

或许还不过瘾,逛好汕头小公园,赶紧把夜宵搞起来。我们只有一个目标:只要是当地的特色,都得尝一尝。于是,热情地和当地人聊天,只为获得可靠的情报。确认比较可靠后,一拨人欢天喜地走上了珠江路。边走边看,射出去的眼神像是经过凹透镜的聚焦,看哪儿就哪儿热乎。逛吃逛吃,如果说海鲜粥像熨斗一样把你的胃熨烫得服服帖帖,那么各种生腌则会让所有的消化酶拉起横幅排队欢呼。吃一口鱼生,鱼生最好吃;吃一口虾生,哇,虾生最好吃……结论不断被更改,大家还不断点头赞同,不带丝毫犹豫。

到了潮州还能泛舟西湖,着实是意外之喜。提起西湖,大家都会联想起杭州,殊不知福州、惠州和潮州也都有西湖。潮州西湖始于唐代,原先与韩江相连,唐朝时筑了北堤,把它与韩江切断,形成了长而宽阔的大湖。现在,潮州西湖是一处免费开放的公园,与繁华热闹的潮州古城相邻。

八个人分坐两条脚踏船,一顿猛踩后渐渐远离码头,仿佛就远离了红尘俗世、烦恼千丝,一任流水载浮载沉。两船人突然孩子般来了兴致,玩起了打水仗。用手撩起的水能有多少呢?!但大家还是玩得津津有味,尖叫连连。疯够

了、闹够了,时间慢慢静下来。湖面宁静,时不时有憋坏的鱼儿跃出水面,惴惴不安透上一口气。天空宁静,偶尔有一朵闲云,久久地徘徊。湖两旁树木葱茏、团团浓荫在湖面上映出怡人的碧绿。荡到绿荫里,仰起头,天空就在头顶慢慢流转……

西湖往东,过了几条巷子,一座座牌坊缓缓铺陈开来。任时光荏苒,它们在原地述说着前世今生。对着几百座牌坊,仿佛对着另一个世界。中西合璧的骑楼,各色店铺层层叠叠:潮州三宝、潮绣、陶瓷、功夫茶,还有各种美食,跟着熙来攘往的人群走走停停。

南澳岛漂浮在外,东海南海以它为界。上岛要经过9公里长的跨海大桥,为了用足用好过桥费,我们一会儿从左车窗往外张望,一会儿从右车窗往外张望,舍不得眨眼。对于海边长大的我,看着别人家大海一望无际的蓝,还是忍不住为它点赞。

有海就有岸线。南澳岛沿着它的海岸线布下了几个打卡点。一棵树,就叫它“孤独的树”,整树文艺范的叶子默默遥望远方,不时伤心飘零;一面墙,写上“四海”两个字就不是简单的墙了;一口井,称它为“宋井”,又增加了厚重的历史感。

有海就有灯塔。红红的长山尾灯塔、矮矮胖胖的钱奥湾灯塔、冰激凌造型的三囱崖灯塔,都被我们又托举又拿捏,统统收进手机里。

有海就有沙滩。沿着观海栈道,一边是山一边是海,让你忘了自己的存在。随意走下一个沙滩,脚底松松软软,海风拂起长发还有裙角。夕阳西下,南海温润的风在海面上吹出细细的浪,一层一层不急不慢地拂过来,带来整个银河系的温柔。落日给云彩勾上金边,给海面撒上斑斓的波光。闪烁闪烁中,内心不禁升起一股强劲的风,鼓满了我的帆,推着我奔跑起来……

走马天下

有缘来相会

◎金建新

蒋姓兄妹仁是母亲的一个朋友家的子女。蒋姓人家与我家可谓一见如故。70年前,母亲在位于南通城北的一个偏僻小镇陈桥认识了蒋家人。那时母亲刚生下我哥,请这家女主人当奶娘。正是这个原因,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密切。50年前的夏秋,儿时的我就开始陪父母到陈桥蒋家走亲戚了。

那时我只有八九岁,蒋家小妹萍儿跟我年龄相仿,在各自家中排行最小,都是家中的宠儿、父母的掌上明珠。萍儿眼睛又大又亮,头上扎着两条羊角小辫,生得聪明伶俐、乖巧可爱。两家的小伙伴一见面,彼此互有好感。但是小孩子天生都有一种特别的自尊,抑或一种与生俱来的男女有别,彼此好像不大容易亲近。那年我第一次到萍儿家,感觉她在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看着我。萍儿的母亲见此情景笑了,说我脸红了不好意思。我没理会,就出门去找别的小伙伴玩了。因此,我俩好像没真正在一起过,更不用说彼此牵手了。

发现萍儿长大是在我和萍儿一家离别3年、我初中毕业后的暑假,萍儿陪她母亲来县城我家的时候。眼前的萍儿梳着马尾辫,脸庞清纯,青春秀丽,举止文雅。她亲密地挽着妈妈的胳膊,母女俩步履轻盈、款款而来。我猜她也就十五六岁吧,正是缤纷花季。两家的关系很微妙,往往会引来一些话题,产生一段故事。吃饭的时候,大家总是有意无意地拿我俩打趣,说完一笑了之,免不了让我们一阵脸红、低头不语。虽说那些只不过是几句不经意的玩笑话,却从此让我心生情愫,怀想如梦。

可是我们谁也没想到,那次我与萍儿一别,竟然一晃20年。我和萍儿两家天各一方,各自生活在相邻的城市。萍儿初中一毕业就到南通城区孩儿巷北大码头拜师学徒租房开店,靠着娴熟的服装裁剪手艺谋生。接着,城里招工,萍儿进了一家棉纺织厂,不久就有了一个幸福的家。这期间虽然我曾经多次去南通城里找过萍儿,但因囿于当时的传统观念及社会环境、家庭条件等,抑或命运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,我俩竟一次次擦肩而过,更是错过了一份好姻缘,而且一分别就是整整20年。

20世纪末的一个秋日的午后,我满怀思念与期盼,几经辗转奔波,终于在南通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萍儿。眼前的萍儿温婉贤淑,成熟沉稳,机灵的大眼睛里盛满了笑。萍儿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,多年不见,要是我们走在大街上,一定认不出来了!笑谈间皆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。

在我与萍儿一家往来走动的3年多时间里,我们情同手足,守望相助。逢年过节,我们两家彼

此看望老人、照顾小孩,一同感悟至真至纯的人间亲情。我们两家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多,经常交流思想、探讨人生、谈论亲情。在那段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,萍儿一家给了我不少鼓励与鞭策。

那年是我生命里最重要、最难忘的一年。2月14日情人节,迎着新世纪之春的曙光,伴着乍暖还寒、温馨浪漫的气息,在通城我们两家一起度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“亲人节”。这年的中秋,萍儿的母亲来城里小住几天,我携女儿去萍儿家看望。彼此相聚,祥和温馨,其乐融融。当晚月光皎洁,繁星闪耀,我陪萍儿母女俩一起到美丽的濠河边赏月、散步。我们一同忆起当年在陈桥老家的往事,仿佛又回到50年前曾经带着清苦与欢乐的难忘时光。

50年前的夏秋正是春花秋实、充满希望和丰收喜悦的季节,我们有缘相会。那时,我们曾经怀着怎样一个梦想啊!50年后的今天,我们在一曲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中又相会了。山依旧,水更悠,热烈依旧,别情更浓。50年,差不多应该是人生的一大半了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分离,如今再次相会,彼此的感情如陈酿般醇厚。光阴如流水,带走了童年与青春,带走了曾经的欢笑,带走了无数个闪亮的日子,却带不走亲情,带不走对生活的信心与热爱,带不走对未来的憧憬与创造。

都说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。那固然是一种前世注定的缘分,但那是狭义上的缘分。人海茫茫,相识即是有缘,相知更是不易。这是广义上的缘分。在人生的旅途上,有许许多多的过客在我们生命的驿站匆匆而过,不作任何停留,只有那些彼此投缘的人才会在我们的身边停下,与我们相识、相知、相惜,融入亲情,成为我们的亲人。虽然我们不是经常在一起,但彼此的心是连在一起的,它维系着人间最广义、最真挚的情与爱。有了这份情爱,我们的生活更是充满了阳光,我们的未来更是充满了希望。

在经历了一番因缘际会之后,我兜兜转转,仿佛又回到了人生的原点。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前尘后世、因果轮回。无论人生是怎样的精彩与美好,怎样的让人依恋不舍,她终究会走向衰老、回归自然。

转眼又是秋。秋天,是人生的诗意秋天;秋天,是有缘人相会的季节。自两年前我与萍儿一家分别,我们相会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抑或山水一程,转身即是一生,我们可能再见、再也不见。同以前一样,我期待着与萍儿一家的再次相会。不管经历了怎样焦躁而无奈的一个夏天,生活总是像秋天一样理智而真实的。既然如此,我们何妨平心静气,坦然面对。那么就做两棵树,在秋风中时时相对相视,一起迎向朔风直面寒冬;那么就做两朵红木棉,在来年春暖花开季节,共同迎向春天走向未来。

玉兰
一瓣